

故國不堪回首

王竹影

大陸國劇歷劫灰

編者按：本文作者曾任職國立中央大學及國立編譯館，於平劇崑曲造詣甚深，交遊亦廣。文中所述大陸平劇界近况，俱為直接資料，可供關心平劇者之參考。

今年三月底，正在看戲期中，接到一封信使人不愉快的來信，反覆重讀，心情十分沉重。心想難道這塊千百年來逐漸趨於完美的傳統舞台藝術的瑰寶，真會被那羣毀滅文化的毛幫給消滅了嗎？來台是爲了公務，來了三天，倒趕上兩天假日，昨天才算辦了些事。今早在等候電話的時間，又把這封信使人不快的來信重看一遍，覺得應向愛好國劇及担國劇命運的讀者有所報告。

對國劇社寄予期望

來信第一節是他對於我最近組織國劇社的事，努力奔走張羅的情形，加以推崇一番：

「姑姑，您二月來信，已拜讀，您所組織的京劇社在短期內，已具備中型劇團規模，在海外宣揚光大國粹藝術，真令人高興。您這位總教習的忙碌情狀，可想而知，同時您也會產生其樂

無窮，不知老之將至的無限情趣吧？那些乍入藝苑的教授先生、夫人、小姐、少爺們，做那些勉爲其難的動作，受那些非分內的『苦刑』，種種狼狽的樣子，也可以想見，引人發同情的微笑，同時也希望您這位總教習，尺度放寬，別把那些熱衷武事的『新兵』給嚇跑了才好！」

我的劇社會員確是不諳武事的新兵，他們之中只有四五人較會唱做，其餘十幾人，都只愛戲，看過戲，如今一開始學習，果然知難了，個個哼哼唧唧，累得渾身大汗，喊得聲嘶力竭，不過票友一定是戲迷，爲了戲，誰都會降尊，由高地位爬下來變成剛會站立的小孩，跟着我學走、學跑，其樂無窮，看見這種情形，我也就樂在其中，不以爲勞苦了。外國人更是起勁，他們滿頭金髮，兩隻藍眼，拿一條手帕扭啊扭的，學花旦台步，我是咬着舌頭不敢發笑的，可是我國票友總是一見就樂不可支，洋票友習以爲常了，常說：「你們笑吧，台上見。」

練腰腿功不要害臊

說走了題了，拉回到來鴻上吧。

「您說的腰腿功是不可缺的根基，一點不錯，沒有腰腿功，做什麼動作也好看不了。不過基本確是一種苦刑，我們幼時練功，看到周圍同學真有的把鼻涕，一把眼淚，呲牙咧嘴，小嘎怪叫，還有的閉住了氣，昏死過去，抄功先生（用手保護學生翻跟頭，練危險武功的老師，稱爲抄功先生。作者註）給他盤上腿，在他背上，噲噲噲，擊三掌，甦醒過來，大哭一場，哭完了接着練。內行常說：『若要人前顯貴，必須背後受罪。』我等『大罪』已過，小罪不斷。因爲此罪一免，台上必定顯拙，甚至獻醜。您對會員要求的極是，不過先生、夫人、小姐們，可被您整慘了。就我輩體會，成人之後，都是萬分感激整過自己的先生。」

「雷喜福老師有言：『想唱戲，不能要臉！千人瞧，萬人看，要是害臊怎上台。』想在台上活動自如，談何容易。小侄第一次登台，是跑龍套，兩腿抖個不停，以後就漸漸胆壯了。您對票友不能要求過苛，他們都是有身分的人，練功已是勉爲其難，您還說人家靦腆，您這是要鐵成鋼

，抡起大錘，猛砸一通兒。」
 「我的長輩，自『反右』後，都被打成右派，有些被整至死，活着的，至今未得伸展，如您所說今天仍然居於『下放』地位，雖然今天揚言開放了。」

國劇大師遭受酷虐

「反右後專業名家退到次要地位，行政人員居於領導地位，實現了外行領導內行的管理體制，發展到十年浩劫，國家吃了大虧。現在想改變這種狀況，無奈積習已久，舊日整人者，今天在位上，仍是可靠份子，所以談何容易！」

「寫至此想起我那位劍門立派的長輩，令人仍然悲憤不已。當他被打成右派後，以前擁護他，周旋在他左右的人們，爲了說明一位大藝人的倒台，把他扮戲的地方，換到陰暗角落，燈泡換爲最低燭數的，扮戲的鏡子，換爲破舊的，您知道他是大近視眼，真叫活受罪，又不敢不乖乖的演戲，不敢不摸索着憑經驗扮戲。中國雖窮，可是整人的辦法却十分富有！那些苟苟營營的人，總是代代紅，我真不明白這些人有何訣竅，有何法寶？德才不備的人總是吃香！說至此，氣的就冒煙。亡國之源，仍未阻塞，粉碎『四人幫』，雪是掃了，而庭未犁，那些追隨四人幫的狗才們又都漂浮上來，將來是否重蹈覆轍，仍是問題。」

臨死遺言前仆後繼

我這位世交晚輩，已不懼權勢，因爲他的長輩受得，他都親眼得見，上述的受屈辱長輩，

確是劍門立派的大藝術家，今天大陸上，以及台灣，留居海外的伶票現仍宗他敬他，但此人已被折磨死，死前留給子孫的遺言是：「前仆後繼，爲藝術家，爲藝術死，絕不折節，絕不演『改良戲』。」

每逢我這位晚輩來信說到他的這位長輩大藝人受苦，下水田、挖泥土建房，缺衣少食，甚至在日下流汗，勞力工作，連水都不許喝的苦況，我都心酸流淚。民國卅五年到三十七年底，我曾在京滬辦過學校的、機關的同樂晚會，我幾乎每次都請到他來演出爲樂，不料卅八年初一別後，即成永訣。他在台上的雄姿英風，是我至死難忘的形象，他在我心目中，認爲是空前，也許是絕後的藝人。他死前說完遺言，再未說過別的話，數日後，氣絕，就由來信的這位晚輩及他的表兄弟們推車到太平間去了。死後只有一家「光明報」奉命登了一則小消息，說是死者對國劇稍有貢獻，不准舉哀，不准弟子們開追悼會，不准任何刊物提起他，這種種不公道，把內行人氣的肚子鼓鼓的，不過漫中如何壓制人民，毀傷藝術，國劇觀衆對藝術家的印象是抹不掉，挖不去的，今天大陸的國劇的觀衆對於被迫害而死的以及病死的大藝人們，依然是崇敬喜愛，只看看排長龍買傳統戲票的熱烈情形就明白了。改良戲票便宜，易買，但是有欣賞國劇藝術能力及修養的觀衆並不去看「改良戲」，只有無知的，沒有欣賞國劇能力的人們去看熱鬧，聽那些刺耳尖叫的怪腔怪調，看燈光布景，看奇裝異服。多數有修養的觀衆，情願省一兩包香煙錢，排上一兩天的長龍，

去買「宇宙鋒」、「珠簾寨」、「鎖麟囊」等舊戲戲票，藝術力量之大，是台灣當局和大陸匪幫都公認的，又都以為之爲作戰利器，但必須謹慎小心善於使用這柄利器，否則不但白浪費財力、人力，得不到益處，反而會產生反效果，大陸起初做得不錯，所謂百花齊放，百鳥共鳴，國劇這朵花是花中之王——大牡丹，國劇這隻鳥是鳥中之王——大鳳凰。無奈匪類終歸匪類，他們一見國劇振作大有領袖羣倫之勢，嚇壞了。一九五六年就興出毒招反右，把有地位、有力量的大藝人全打成右派，使之不敢站起來，從此牡丹萎頓，鳳凰斷羽，國劇大師們的苦心傑作盡數打入冷宮，百鳥噤聲，百花凋殘。

樣版戲是毀滅藝術

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更取消了全國傳統戲種，任何存在的戲，一律只准演那八出樣版戲——改良戲。平劇以及其他地方戲、話劇、歌劇、舞劇，只要你上台表演，就要演那個缺德玩藝兒，你不能拒絕，否則輕者停吃飯（不給糧食，停發工資），重者被整死或整成殘廢。「四人幫」勢力倒台後，曾恢復了一陣子傳統戲，但是老藝人凋謝，接棒人原來演了沒有幾年戲，就被迫改演樣版戲。更年輕的，根本沒學過傳統戲，談恢復不是易事。觀衆也成問題，老觀衆被諸多罪名加在頭上，已被整得快光了，當中的一代，今日仍愛舊戲，新生的一代根本不知國劇傳統與改良戲的分別。改良戲演粗淺的故事，易懂，不少青年進這種戲院看熱鬧。政工人員利用演改良戲

與傳統戲兩派之間的矛盾仍在繼續毀正統，惟恐正統一抬頭，他們難以收服。

且看來信中的哀怨：「劇團的制度難以改變，他們寧可把行政對上專業一竅不通的動雜人員提升上來當領導，也不准名演員去當，好像那樣就不是無產階級領導了！事情就是如此可笑。上一輩的專業人員不可靠，到了我們這輩根本是自一九五〇年開始，由無產階級培養起來的無產階級演員，難道我們也不可靠？哈哈，真就不信靠演員中，劇藝能力高的人，多半不大聽話，這就不可靠了。聽話的全是台上的戲演不好的人，他們可靠，這就是人才與奴才關係，永遠不能調整的原因。當前各文藝團體都有個『亂』字來得解決，也是由於這種原因。」

中共怕的是自由化

「我們劇團人多，名氣大、水準高，而且整齊，若能自由的各自分組一班演唱，一切當前的矛盾都可解決，另外不少個劇團也如此，可是真這樣做，豈不是『自由化』了，這是領導階層萬分忌諱的。我們連自負盈虧也爭取不到，因為如自負盈虧，票房價值就領先了，劇目還怎能受控制？在大鍋飯基礎上的外行瞎指揮也就垮台了，那麼大批的領導人地位如何安排？國內的事，真如亂麻一團，大好光陰，就這樣憑空流逝了！我輩連票友也不如，只有『老死東吳』！」

有關這位晚輩所屬的團，確是水準又高又齊，全國有一百六十位演員，個個出色當行。他們如受合理安排，這是中共在國劇上力量最雄厚的主力，奈何中共永遠壓制人才，絕不使之發揮，

因為一發揮就不易控制，與其使千里馬在疆場上奔騰無羈，不如使之老死柵下，言之可嘆！這也是中共領導者腹內空空，太無駕馭能力，他們頂多在當年陝北一隅，管理幾個在國內大城市搭不上班的蹺腳伶人，弄個野台子戲，一旦進入平津京滬，遇見成羣的傑出演員，就手足無措，只好施以壓力，不准其發揮能力了。

我這位晚輩雖是梨園世家，第四代傳人，同時也是憂時愛國份子，他全家惟恐他言多語失得罪領導，又走上他長輩的悲慘絕路。但是管不了他，現在他已豁出去了，頂多是一死嗎？他覺得與其受壓力，彎着腰活着，不如伸直了腰死去。以下是他信中對國事憂心的話：

「中國總是窮，又不肯選賢任能，一味的權力鬥爭，大話說了千萬，全不兌現，記得『大躍進』時期的壯語，一九七三年就應該趕上美國了，今天看來，別說趕美國是望塵莫及，就跟印度比，也有了距離。戲劇事業衰微可算是全豹之一斑。現在政府做極大努力，想把社會恢復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太平盛世，其想法不錯，無奈人心已大不如前了。知識界有志之士最多是埋頭幹自己的，努力於自己的事，絕不出頭露面，再蹈覆轍，多數人什麼也不幹，只吃那幾十元工資，生怕說話不留心，幹出的成績反而被改朝換代時又指為反動啦，反革命啦，沉默比較少危險。」

五七幹校學者痛言

讀他的沉痛之言，就跟着他難受，忽然想起錢鍾書夫人所寫的「五七幹校」那本小書，是我去年在病中所讀，短短兩三萬字的小冊，曾使我

和很多朋友在傳閱後，每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男士也不例外。錢夫人未抱怨過一句話，夫妻二人先後被分別軟禁在牛棚，牛棚無處不在，也許是一個未開發的淒涼農村鄉場，也許是一個餵養豬、雞、鴨的場院，也許是塌毀了的鄉村小學，也許是廢置的祠堂，反正都是高幹自己絕住不進去的一些變形監獄。人住在那種境地，萬念俱灰了。錢鍾書夫婦在那所謂五七幹校的牛棚裏，隨大夥拔草、鋤地、施肥、種菜、挑糞、填土，每天在公共飯堂領兩頓無起碼營養的食物，他們二位，安之若素，身居兩處，息息相通，有時在工作場上，倆人遙遙相遇，也只遙視，苦笑一下。有一次倆人碰巧走在一處了，倆人無言相對了一會兒，分別時，錢先生只說了一句話，就憑這一句話，能使知識分子驚懼到如墜十八層地獄。字面上，還倒顯不出恐怖性，可是其意又之深遠，比千萬字的宣傳品還收效，這句話是：「如果能有一本書看看就好了。」朋友們！你們聽說過嗎？清華、北大兩家大學被下放的知識分子，住在荒郊野外草頂、土坯陋室中，數年未見過一本書，更談不到紙筆，中共對於會認字、寫字的人永遠懼怕，最好是把知識分子集中到一起不給書，不給紙筆，讓他們幹勞苦工作，這比給軍人繳械還有效。唉！別說錢先生了，他的消息曾使我夫婦傷心萬分，食寢不安。咱們還是翻回頭看看梨園血淚吧！且看來書下文：

醉臥長安這本小說

「僵化無能的管理，官僚層的勾心鬥角，各

項專業技藝都成了互相攻訐的武器。江青就是利用文藝做武器的，這種惡劣影響，一時難以消除。幹專業的都很可憐，我們當中就有人憤憤的說：『演員是三孫子！』近期國內出版了一本小說『醉臥長安』寫李白的抱負破滅經過，內中多有影射，並有許多由治到亂的警語。使人感到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鑑鏡。』

我近來正在託人尋購這本轟動的小說，不快買不成，這種好小說，多是一版未賣完，就被政府查禁搜光，再也看不到了。下來來書：『目前又有怪現象，而且在舞台上風頭最足，就是相聲和帶洋味兒的歌曲。春節期間，電視組播放一台京劇晚會，邀請當前較有名氣的而且肯聽某戲霸的話的演員們和相聲演員混在一起，各戲『分段賣』，每段戲都有相聲演員混擾其間，看了真不是滋味，簡直是出洋相，胡鬧一氣！現在各宣傳部門都有『把頭』控制，想揚誰、抑誰，任其所為，我團並未被胡鬧劇劇引入，是一大幸。

改良戲必須走正路

『原來相聲諷刺『樣版戲』，如今又一本正經的演唱了，不知他們又聞到了什麼風？總有一種跡象，好像現代戲——樣版戲才是戲劇的唯一出路，好像京戲已有氣無力了，據說此風曾一度傳到台灣，並有名作者為名演員編製這類寫實派的現代改良戲劇本，且角不照傳統戲裝穿戴，也不好扮戲，足下取消彩鞋，改穿老頭兒樂，女犯人戴武松起解的大木枷，滿台翻滾，唱奇腔怪調，還有布片木片布景，國樂伴唱，但不知還保存胡琴嗎？您聽說沒有？我們都為之焦慮，因為您告訴

我們，您常上台觀看京戲，台灣的京戲保持良好正統，甚至武旦個個佛臉，花旦也要按戲的需要綁驕，每一戲院都演正宗老戲，『碰碑』上魂子，『洪洋洞』上魂，南天門上八仙，『烏盆記』還『跳判兒』，這多麼令人振奮，但願我們這裏的報導和傳聞都不屬實。世界上只要有一個地方還重視京劇，保護傳統，我們這一輩就有希望，我們的長輩為保護京劇被整死、整殘廢，就算不寬。希望這些敗家子兒，只在國內敗，不要再敗到別處去，國內已破家蕩產了，國外的就留下來吧！』

上一段我閱時心驚肉跳，消息傳得不慢，台灣去年有過兩三次改良戲演出，但只是非常短暫，如一盞鬼火，轉瞬即逝，我也曾趕上看過兩場，一在國軍文藝中心，是海光劇隊演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和國父紀念館的『竇娥冤』，確實不妙，我並非過於保守，非『三娘教子』、『武家坡』不看的老頑固，也希望京戲有新發展，但要慎重將事，怎可率爾操觚？王瑤卿、梅蘭芳改良了國劇，使京戲有了今天更完美的成就，有識有藝的伶票都崇敬他、宗他。劉筱衡、白玉崑、小蓮子也改良國劇，結果改壞，別人也不理他們，他們也就收了。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想把國劇發揚光大必先具其才，王瑤卿、梅蘭芳並無太大改良之才，而是他們的朋友多，且多飽學之士，或書畫名家、或詩人才子、拳術劍術家、音樂家，甚至清末名票，比內行唱作還要高明的票友，如蒲侗、號紅豆館主、小生、丑角、老生、武淨無不上乘，內行多向其學習請教。戴濤曾教名武生李

萬春在安天會的濤貝勒，改良國有各項必需的人才，甚至包括古典服裝設計師，集思廣益，庶幾有成，絕不可胆大妄為，輕則貽人笑柄，重則獲毀壞正統之罪。大陸上最初有一范鈞宏，善編新佳劇，加以潤色，變成國劇，還要費很多時日，邀集各項名家、名演員、高級場面人員，左刪右改，增增添添才完成的，如『趙氏孤兒』、『秦香蓮』、『林冲』、『海瑞罷官』、『滿江紅』、『春草闖堂』、『強項令』、『對花槍』、『梁祝哀史』，無不是取材中國舊日地方戲，改編成國劇，使國劇劇目增加，像上述這些編製演出成功的佳劇，我們都不妨略改改就上演。

因正規老戲都是教人對忠孝節義有所認識，教人辨識正邪賢愚，倫理思想都是正統中國的。中共由一九五六年就怕了這些佳劇。戲要是演好了，比什麼宣傳教育的收效都要大，中共想推翻中國倫理思想，却又用力用錢於國劇，有志之士，有志之伶人巴不得用這一武器打擊中共，於是國劇幸甚，到五十六年中共見事不祥，趕緊往後退縮，來不及了。

名伶走路也向左拐

他們正式創辦的中國京劇院的學生已畢業出校演那些佳劇了，中共一怕於是『反右』開始，胡扣帽子，如向小雲、葉盛蘭、李萬春全成了右派，可憐這些名伶，根本就不懂左右竟被扣優了，蕭長華之子名且蕭盛堂為了怕扣右派帽子，出門上街不敢靠右邊人行道走，拐彎兒永遠不敢往

右拐，有晚輩見他由劇院唱完戲回家，出了戲院向左走就喊他：「大爺，您走錯了，您應該向右拐啊！」蕭成宣說：「不，我老是向左轉，轉着轉着，也就轉到家了，頂多繞點兒遠路，省得給扣右派帽子。」

戲演得好，觀眾又多，抓不住什麼適當的藉口，找不出罪名，只好就在伶人身上挑剔，如李萬春曾辦過「鳴春社」科班，科班的畢業生，有些見風轉舵的人，就被中共收攏，鼓動極少數敗類學生欺師滅祖，報告李萬春以前吃白米白麵，給科班學生吃窩頭，是殘害藝術幼苗，又告李在抗戰時期接受敵偽援助也受命偽北京政府出使偽滿洲國，又告李的戲班（李從未參加過中共組織，他的劇團，直到一九五七年仍是獨立的）帳目不清，苛扣工資，罪狀多了，還有一條是李的劇團中隱藏着台灣政府派去的特務。中共就拿那些打小報告的學生的話判了李的罪名一大堆，最重的一項大罪是「反動藝術權威」、「十足戲霸」，於是劇團奉命解散，李本人被扣上大右派帽子，不准住北平，發配到西藏去了。

今日梨園已少文采

中共儘管給李萬春、葉盛蘭扣帽子，總不好給自己親手栽培的中國戲曲學校畢業生扣啊，這些學生都是一等演員，一等名教師教會唱戲的，老角們教戲之外，總有一些教訓子弟的教條，這些教條如今我們看來平常，然而在一九五七年，中共看在眼裏，聽在耳中，可就大大的不受用了，於是又判了不少教師的罪名。惟有自己養的自

己疼，對於這大羣的以忠孝節義為倫理準則教育出來唱戲的學生，是最頭疼了，可謂搬磚頭砸了自己的腳了。每逢接到大陸梨園界來函，心裏便感到一陣痛楚，有隨着信隨流眼淚，遇見朋友羣在座，我就高聲朗誦起來，引起大家同情和憐惜。有幾位來信者說寫橫行字太不合於中國的詩詞、劇本等，他們練習寫直行，但是多年橫行成習，已改不回來，多數人又恢復橫行，只有一位唱小生的，他詩書畫都不錯，至今仍是用毛筆，寫三公分見方的字，一封就是廿幾頁，埋怨橫行字無法題畫，無法寫屏條等，他說回想上一輩的同行，畫的寫的全比他這輩好，就越發厭恨橫行字害了中國文化，嘆息「今日梨園少文采！」

老一輩慨歎敗家子

來信中提起尚存一息的老一輩梨園行，都是搖頭嘆息！看見同行晚輩又在跟着搞改良戲的敗類，頂多說一句「這輩敗家子！」也有胆子大的說說重話，但也僅僅是對着同行晚輩中有修養的人說，最近著名武演員張世麟先生看了俞大陸（俞振庭之孫，俞步蘭之子，幼年入中國戲曲學校，是六十年代傑出武生）一場「長坂坡」後說：「大陸完了！算是活生生給窩回去了！俞大陸在江青當政時期只准演改良戲——樣版戲，一個武生，卸了靠，脫了厚底、繳了械，還演甚麼？近聞俞大陸立志恢復他的舊藝，特於一年前去拜訪李萬春，求李收留為弟子，重整舊業，李已慨允，並說：「沒有你的祖父俞振庭，就沒有我李萬春，為了傳統戲，為了報答你的祖父，我答應你

。」俞已正式拜了李，已學了一年，如今想已恢復不少好玩藝兒了。多數被改良戲害了的中年演員，已灰了心，甚至寒了心。來信中說：「我輩年逾四旬，大好年華多被劫難狀掠，可謂生不逢時，令人哀嘆！吾輩不與，如之奈！」

「可憐他生長梨園世家，五六歲即隨家人入戲院看長輩演戲，回家他就用繩子拉上一條被單，當做守舊，找鄰舍小孩助他演戲，當他的觀眾，被長輩發現，覺得他這孩子混身是戲，於是把他從念書的學校接出來，送進戲曲學校，由第一流名演員多人教武功，教老生戲，剛剛進入佳境，就遭遇文革，文革期間的改良戲是很少用着老生的，他自己和家人又厭惡改良戲，十年裏只跟着劇團扮演羣衆，也就是改良龍套，不是大聲嚷嚷，就是哭叫，他說剛剛得到的一點『寶蓮燈』、『四進士』、『坐樓殺惜』等戲的竅門，一年不到就被樣版戲的拚命吼叫，滿台野跑給衝散了。

活着受壓死了受誇

「如今是活着壓，死了誇。一位老藝人去世，大喊可惜，若是活着，無人過問，偶爾拿來利用一番，用完了閑置一邊，無能的外行主管有能的內行，這種怪現象，不知何時才能改觀？前者選舉領導，剛一試行，效果卓著，立即被禁止。農村分田到戶，發財致富，文藝則不許自行負責自力更生，不知劇運幾時才得昌隆？」

「目前是道不與何談傳道，實行的是毀道，明揚暗毀，使人痛心！」

藉來台之便，把這封信，加以闡述解釋，供關心大陸國劇命運的朋友們研閱。

喬家才「爲戴笠辯誣」插圖
戴笠將軍（右後）隨侍蔣委員長慰問革命先烈遺族。（文見七十頁）



。相照的時業畢校軍埔黃軍將才家喬者作「集然浩」（右）
（頁三十八見文）。影合志同作工與時山行太戰苦軍將才家喬（左）